

夏季如约而至,天气渐入炎热模式。此时,在乡下老家小住几日,发现在电风扇、空调不断进入乡下百姓家的今天,乡下老家仍有一些人对麦秆扇情有独钟,手中不时轻摇麦秆扇,那微微凉风从手中而生,吹拂到身上,顿觉烦暑骤减,心神为之凉爽。

记得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我乡下老家的耕地大都种植冬小麦,每当翌年麦子收获时,那麦秆便成了编织麦秆扇的好材料。那时,不少人家趁着晴天将麦秆收拾干净,经太阳晾晒之后,便可直接将其用于编织麦秆扇。编织麦秆扇的技术含量不算高,但要编织出一把美观的麦秆扇也并不容易。当然,美观的麦秆扇大都出自心灵手巧的乡村妇女之手。在这方面,我母亲在村里也可称得上有一技之长,她凭借其灵巧的手,能编织出漂亮美观的麦秆扇,这些出自我母亲之手的麦秆扇除了满足家里人使用之外,还时常赠送给亲朋好友,可谓一把小小麦秆扇,一世长亲友情。

麦秆扇的编织一般需要经过以下程序,即事先选好干净的麦秆,采用五股辫的编织方式,编织成宽约3厘米左右、长度数米长的带子,然后将这长长的带子,以一端为圆心点,从内向外一圈又一圈盘绕成直径25厘米左右的扇面,内圈的边与外圈的边之间用粗线缝在一起,并在扇面最外一圈的边上缝上布条,以防上扇边受到磨损。编好的圆形麦秆扇面,再装上竹制的扇柄,一把麦秆扇也就大功告成了。当然,有的家庭主妇喜欢拿一些布料尤其是花布,用剪刀将其剪成各种图案,再用针线将这些图案固定在扇面上,使原本平淡的扇面增添些许色彩,令人爱不释手。

在以前乡村几乎没有电风扇,更谈不上空调之类的时代,夏天乡村百姓取凉离不开扇子,其中就地取材制作而成的麦秆扇功不可没。记得,炎夏夜幕降临时,我的父母习惯拿起麦秆扇,对家中床上蚊帐中的蚊子进行驱赶,直到蚊帐中没发现蚊子了,再放下蚊帐“门”,好让家人睡觉时免遭蚊子叮咬;小时候睡觉之时,父母往往陪在家里孩子身边,手里不时轻轻摇着麦秆扇,给孩子带来丝丝的凉风,孩子们因此很快入眠。对此,我至今难忘父母为了孩子轻摇麦秆扇的温馨时光;夏夜,月色如水,劳作了一天的父母,在自家的庭院中摆上竹凉椅或竹凉床,以此避暑纳凉,放松一下自己。此时,家中的麦秆扇派上了大用场,一家人手持麦秆扇,一边驱赶身边的蚊子,一边摇来习习凉风,怡然自得;夏夜夜晚,要是村里放露天电影,人们去看电影时,除了带上凳子用于坐着观看电影之外,还往往带上一把麦秆扇,用于取凉。那个时候,人们边看露天电影,边轻摇扇子取凉,成了当时夏天晚上乡村一道难得的风景;夏天晚上的村头巷尾,人们手持麦秆扇,纵古论今,谈天说地,谈笑间更显手持扇子的雅趣。

夏天时节,乡村房前屋后种植的冬瓜、南瓜、丝瓜等瓜类藤蔓生长正旺,不时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每当夜晚,萤火虫便出来凑热闹,在藤蔓之间穿梭,不时闪着亮光,这可乐了孩子们。于是,孩子们手里拿着麦秆扇,在夜幕下兴奋地追逐着萤火虫,其乐融融,颇有一番杜牧笔下的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意境。小时候,我对此就特别感兴趣,乐此不疲。这不,晚上我在老家庭院前后的瓜棚上看到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时,便赶紧朝着萤火虫挥几下麦秆扇,那萤火虫说不定就落在我的手掌之中。一旦捉住了萤火虫,就将其装在透明的玻璃瓶中,然后拿到房间里挂在蚊帐上,此时,躺在床上,我,伴随那萤火虫的光亮进入梦乡,至今想来,也别有一番童趣。

麦秆扇,带给人们的不止是舒心的凉风,还有那温情雅趣、乡村记忆。虽然麦秆扇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但我对麦秆扇的钟情却始终如一。

从古至今,饮茶,是文人墨客的爱好,也是平民百姓的爱好。文人吟诗作赋,离不开茶。老茶,斜阳,明月,满屋子都是茶香和书香,整个人都沉浸在浓郁的墨香之中。提起笔来,啜饮一口沏泡好的茶,便真的是下笔如有神了。所以说,茶是文人墨客的最爱,一点都不为过。在茶香中,书写对故人的怀念,书写对亲人的怀念,书写对逝去光阴的怀念,书写对过往岁月的怀念,那浓浓的深情,那真挚的情感,溢于言表,溢于胸怀,更是溢于笔下了。满怀豪情,尽在一盏盏茶香之中,满怀欣喜,也尽在一盏盏茶香之中。

茶里藏河,茶中有山。一壶茶在手,如天人合一,如抚日托月,如捧着

千山万水。这是长喝茶之人对茶的理解、对生活的诠释,对人生的感悟。静坐时光,聆听岁月,在一缕缕茶香之中,会想起往事。

茶是有颜色的。喝一杯绿茶,就好像策马驰骋在茫茫大草原上一样。花儿开着,草儿绿着,歌声四起,响彻云霄。是情歌,是民谣,歌声嘹亮,引来了蜜蜂和鸟儿,仿佛整个人都变得年轻了一样。低下头来,摘下一朵萨日朗,于是,左手茶香,右手花香,眼中满满的,都是绿色,都是希望,都是向往。而喝一杯红茶,就好像沉浸在夕阳落日之中了。三五好友,卸去一天的疲惫,相约在黄昏后。那晚霞,那斜阳,似乎都落入了手中的茶碗中,落入了袅袅升起的茶香中。我们在这样的茶香里,

谈情感,谈事业,谈人生,谈未来。茶是红的,霞光是红的,我们的理想也如火一般,蒸蒸日上着。

喝一杯老白茶,那茶的醇香与清香,便如皑皑白雪一般,让人感觉凛冽,也让人保持高度觉醒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,做人也应如茶一般,清洁,干净,两袖清风,不留遗憾。雪是冰冷的,茶是滚热的,我们的心胸和情怀更是滚热的。喝黄茶,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感,黄河,心中澎湃的不仅仅是茶文化,更是爱国之情。

品茶,品的是茶香,品的是情怀。品的是四季,品的是人生。品的是万物,品的是风烟。

茶,是温馨芬芳的故乡,是洗涤心灵的纯净之水。月色如水的夜晚,

泡上一杯老红茶或者老白茶,打开音乐,听一曲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,或者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《爱的纪念》,便远离了喧闹的人群,平静了浮躁的内心,于月色与茶香之中。静静地聆听天籁之音,聆听心灵之声。月色悠悠,茶香悠悠,情怀悠悠,乐声悠悠,唇齿间尽是茶香,笔墨间尽是坦荡和豁达。

喜欢喝茶,更喜欢茶文化带来的智慧与启迪,喜欢古今名人志士对茶的描摹与诠释。

“无由持一碗,寄与爱茶人”,“被酒莫惊春睡重,赌书消得泼茶香”,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……这些著名的诗句,无一不透露出茶文化的源远流长。

《茶经》中说:“啜苦咽甘,茶也。”不错,你喝第一口茶是苦的,甚至,你喝第一杯茶,也是苦的。但是,那苦,是甜的边缘,在苦涩中寻觅人生之道,你便会有苦尽甘来之感。喝过苦茶,方知生命的真谛,方知晒茶,煮茶,饮茶,藏茶的乐趣与含义。茶香袅袅之间,我们喝出的是心态,是精神,是动力,是甘甜,是幸福,更是一种情怀,一种品位,一种认知,一种理解。

夏日,一阵凉风吹来,一朵粉白的花瓣飘然落入手中的茶盏,这茶便有了格外的香气。是茶的香气,是花的香气,是夏日的香气,是岁月的香气。我们沉醉在这样的香气里,评古论今,述说过往,畅想未来,茶香芬芳,情怀悠悠。



周文静（山东）摄
夏日鸟趣

童年片羽

马亚伟（河北）

暮色仿佛画上的颜料,一点一点染过来。炊烟悠然,飘荡在村庄的上空。夕阳下的远山,被红霞渲染得一片绚烂。母亲们的呼唤声此起彼伏,孩子们的回应声也此起彼伏。长长的短短的呼唤,惊飞了鸟儿。鸟儿们也拍拍翅膀,归巢。鸡鸭入厰,牛羊入圈。此时的村庄有着悠远的韵味,如一幅淡墨山水画。

我的母亲曾在戏台上唱过很多年戏,有副好嗓子。“吃饭喽——”她的声音有很长的拖腔,婉转悠扬。“哎!”我一边应着,一边拍拍屁股,在夕露微起的草径上东颠颠地往家跑,嘴巴里还嚼着一根甜津津的青草。

上午,我和妹妹在臭椿树下逮小虫子。有一种小虫,和飞蛾差不多大小,有彩色斑斓的翅膀,很漂亮。

在潮湿的地方,还可以找到“磕头虫”,捏在手里,它冲人没完没了地磕头。我和妹妹只顾看,头也重重碰到一起,笑开了花。

暑气蒸腾,知了了在耳边聒噪。夏日的午后,悠长而安静。家里没有大人,我带着妹妹和堂妹们,浩浩荡荡地在院子里出出进进,颇有些猴子称大王的志得意满。我指示妹妹从面缸里抓出一把面粉,招呼一个堂妹端来水。众人把我围在中心,众星捧月一般。我熟练地把面粉揉成面团,洗出黏黏的面筋。把面筋裹到竹竿的一头,然后高高举起,仿佛端着子弹上膛的枪一般神圣。我攀上矮墙,眼睛在密密麻麻的树叶间搜寻。一只知了卧在密叶间,硕大,肥实。

那时候,我的眼睛多好啊!我瞅

准树上正忘情鸣叫的知了,“嗒”一下伸出竹竿,知了“吱——吱”地叫着,声音不连贯了,好像突然哑了嗓子的歌手,一时不知所措。这种叫声,对孩子们来说,却是一种凯歌。知了到手了,妹妹和堂妹们围上来,我骄傲得像得胜的将军。我用手捏住知了薄而透明的双翅,任凭它扑腾挣扎鸣叫。但战利品的享用,不能在我家进行,母亲发现会生气。我们一行人冲向奶奶家,摆开阵势,开始油炸知了。香喷喷的知了炸透,放上一星咸盐,吃得满嘴油汪汪。不知是不是“狼多肉少”的局面,赋予了它格外的美味。

母亲说,蝉蛻是好东西,可以当药材。村里有人来收购,满街吆喝着,孩子们应声从四面八方涌出家

门,一群群围过去。母亲告诉我,姥姥村里有个小孩子,一夏天攒了老多蝉蛻,卖了个大价钱,连过年买新衣服的钱都有了。我听了,无限神往。

最终,我攒的蝉蛻也没卖多少钱。或许,母亲只是想以此事来拴住我的腿脚,不让我玩疯罢了。想来小时候,大人安排给小孩子活计,什么打猪草、拣麦穗等等,小孩子都会有一种使命感。劳动成果多,便会有巨大的成就感。其实,小小的孩子,能帮得上多少忙呢?但在劳动里,孩子懂得了一份付出、一分收获,懂得了担当,懂得了全家人齐心协力,日子才能过好。那些劳动中的玩乐,玩乐中的劳动,使我们的童年充实而缤纷。

美好的童年,倏忽之间振翅飞远了。留下的,是温馨的暖色片羽。



芒种时节

呼庆法（河南）

这个时节
阳光宣泄夏日的热烈
隆隆的收割机
在二十四节气无声的拔节里
用金色的麦芒
擦亮乡村的喜悦
我看到渐次开裂的麦穗
让饱满的麦粒用舞蹈的舞姿
丰盈起乡村厚重的叙事

这个时节
在布谷鸟声声的婉转里
腾空的麦田
是农人闲不下来的希冀
他们俯首亲近土地
让一茬一茬的农谚
飞走在栽各种豆的忙碌里
任青青的禾苗
在南风熏蒸的热浪中
拔长出又一轮
郁郁葱葱的姿色

夏季组诗

王婷婷（黑龙江）

◎夏雷
它的脾气很大
像一匹不停与人周旋的烈马
它的脚步声哒哒
恐它一失蹄就要踏破这深夜的静寂

◎夏阳
几乎没人能拒绝它的热情
它险些将我的笑脸也烤融
我将一片绿荫赶忙缠裹在心口
包扎起那极不情愿被过早炙干的清凉

◎夏雨
它来时的节奏没人能够掌控
就如一个只顾忘情摇摆的舞者
它的汗珠从高处滴落
按住了人间无数鹤起的尘埃

◎夏风
几时常听到的吹哨声
被风卷着从记忆的最深处里吹来
风使这声音无限拉长
——冰棍儿,冰棍儿

漫步惠山古镇

唐红生（江苏）

么一代代得以传承,延续至今。

沿街的店铺琳琅满目,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惠山泥人。在泥胎上施以艳丽的色彩,各种人物就有了栩栩如生的灵气,成了雅俗共赏、富有生活情趣的艺术品。“惠泉山下土如糯”,这泥土细腻初糯,干而不裂,非常适合施展“捏塑”的手法。看着眼前构思巧妙、做工精细的泥人,思绪飞越千年,不由得想到当年受雇看守祠堂的祠丁,因薪资微薄,不得不想法补贴生计,他们从当地农人为逗孩子所捏的泥猫泥狗得到启发,学制泥人,又从祭坛演出的戏剧人物中获得灵感,使泥人技艺更加艺术化。一张张生动的面孔,一个个传神的造型,凝结了精巧的技艺、长年累月的专注,凝固成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

在街市的繁华中,亦有不大的园林藏身其间,鲜有游人,十分静谧。亭台水榭、廊桥石山,散发出浓浓的江南园林的韵致,曲径通幽处,似有山水清音,妙不可言。

古镇的小河一纵一横,简单明

了。两岸香樟绿意正浓,茂盛的枝桠向河心伸去,连为一体,倒映在水面上。水的绿和树的绿叠合在一起,使水更透出一层墨绿。樟树开满了嫩黄的小花,不惹眼,却独具迷人的清香。其间也有一两棵枫杨,沧桑遒劲,淡黄的花似穗低垂,一串串地挂向河面,不时轻轻蘸一下水面,划出道道涟漪。

水滋润着古镇,使这位江南佳人更加温婉。这水一头连着运河,一头连着惠山下的“天下第二泉”,孕育了璀璨的艺术。阿炳饱经世间风霜冷暖,在淡淡的月光下,踏着青石板,沿着河边缓行,拖长清瘦的身影。二胡成了阿炳的话语,如泣如诉的琴声,伴着这汨汨清泉流淌不绝。

石桥在古镇中是不可少的。有拱桥,也有长长的条石铺成的平桥,方便了枕河人家,也方便如织的游人。河边的条石凳上坐满了人,一些人站在桥上看风景,也成了别人眼中的另一道风景。

河两边茶楼林立,飘出笑语。更多人坐在楼前,长廊下、阳伞下、树荫

下,喝茶、闲聊、打牌。泡一壶新茗,多半是碧螺春,抿一口,唇齿生香,余味绵绵。天气不燥不热,绿茶浓淡相宜。老板娘说着伊依字音,一句句柔柔的吴语,在血液里流淌千年,延续着小镇特有的生活情调和文化内涵,大有“醉里吴音相媚好”之感。

漫不经心地走在老旧的小巷中,块块青石犹如唐诗宋词,长长短短、平平仄仄。青苔和小草从石缝中爬出,透露了雨露的行踪。脚步惊扰了墙上斑驳的记忆,还有那些落满光阴的飞檐斗拱、木格花窗、深锁的大门,满架的蔷薇越过院墙,青青小枝立在檐上,爬山虎恣意攀向高处……正当我沉醉时,一抬头,耸立在锡山顶上的宝塔竟出现在巷口,夏风拂过塔顶,拂过屋脊、石桥、河面,吹进巷、祠堂、园林,吹遍古镇的每个角落,翻卷起一股独特的气息——一种属于这座古镇的气息,它吐露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情,弥散着历史的微尘。在我的脑海中,这气息与惠山古镇融为一体,为古镇印象平添了一份微妙的情致。